

訪問彭榮昌師母

受訪者：彭榮昌師母（下稱「彭」）、葉南山（下稱「葉」）、
彭榮昌會吏長（下稱「會」）

訪問者：李文恩（下稱「訪 1」）、何錦添牧師（下稱「訪 2」）

訪問日期：2012 年 2 月 25 日

彭： 叫婦人館，就一人一間房嘅，麥大姑呀，嗰班有啲去咗諸聖堂…（訪 2：開堂嘛…）
分開晒㗎，佢哋有啲走[去]做傳道，麥大姑喺諸聖[堂]嘅。收尾就…陳百蘭（音
譯）就唔係㗎，佢喺廣州嘅，聖希利大廈嗰間嘅，陳百蘭你聽過佢未呀？

訪 2：未呀，師想由邊度開始講起？

彭： 我諗到先講，我而家唔記得…（訪 2：你諗到咩就講咩啦，咁我避席一陣啦，
你想講咩都得，我有所謂嘅…）你坐嚟度，我諗到就講…（訪 2：我同阮姑娘再
睇其他老朋友，我哋行開一陣先…）

訪 1：你慢慢諗吓，我先記低今日幾月幾號幾時幾分先…頭先你講麥大姑嗰啲…

彭： 佢唔喺度喇…

訪 1：佢係你媽媽嗰輩嘅朋友？

彭： 我阿嫲嘅，我媽媽嗰啲，同我爸爸喺星加坡，牧師嚟嘅。我爸爸、大哥、細佬、
我老公，我爸爸葉初生啦、葉東山法政、葉西山法政，係嘛，鍾仁立會吏長都係
我哋親戚，佢係我大姐夫。

訪 1：點解你爸爸媽媽都喺星加坡嘅？點解你哋最後會去咗聖士提反堂嘅？

彭： 佢有佢喺嗰邊，初初嗰時係佢哋……孔五姑嗰班人全部都係當時我哋叫婦人館呀
…婦人館呀，即係而家聖士提反堂，我阿嫲喺度有間房嘅，佢喺嗰度養兔仔添㗎…
自己一間房

訪 1：養兔仔…[嗰度]咩人會住㗎？

彭： 麥大姑呀，全部都係傳道人嚟嘅，一人一間房嘅，後尾麥大姑去咗諸聖，咁樣分
開嘅，我唔記得，劉惠靈個呀嫲劉二嫂，…(自言自語) 麥大姑一間、呀嫲一間、

劉二嫂一間，麥大姑隔離個，唔記得係邊個…

訪1：唔緊要，慢慢先，問婦人館喺邊度㗎？

彭： 喺聖士提反堂個度囉？（訪1：般咸道？）（看照片）呢度係聖士提反堂啦，上面有笪空地，上面起咗咁樓就喺呢度…

訪1：另外一間嚟嘅？

彭： 兩層樓，下面唔知做乜，上面有幾間房就一人一間，有啲養兔仔，有啲養其他嘢，任你搞嘅…

訪1：係咪全部都女性傳道人？

彭： 女性嘅，冇男人嘅，所以叫做婦人館。

訪1：但佢咩年代呀？四十年代？

彭： 唔只啦，我都差唔多九十…

訪1：睇唔出，咁你細個有冇自己去過㗎？

彭： 有，我哋時常去探阿婆…我叫阿嫲做阿婆嘅…因為我哋客家人，過時過節我哋會同佢一齊出去食嘢。平時佢就喺度，睇聖經好緊要㗎，日夜睇聖經，佢哋成班都係，咁麥大姑呀、孔五姑呀，個班人分開晒。孔五姑去咗諸聖堂，後尾又結咗婚有個仔啦，而家個仔、孫都有晒囉。麥大姑過咗身啦，麥大姑收尾都有喺聖士提反堂。菲比同呀陳百蘭喺後面嘅，樓下做咩嘅唔記得㗎…呀，我問你，個陣阿婆住喺上面啦，婦人館個度呀，下底做咩㗎？

葉： 下底咪少年部，打乒乓波呀個啲…（訪1：哦，少年部）

彭： 舊時佢（葉）都係住喺聖士提反堂嘅，佢係我阿哥…

會： 佢哋以前點解住喺聖士提反堂呢，因為個時係鍾仁立，鍾牧師個太太係佢大家姐嘛，咁佢哋年紀差好遠，仲係細路㗎，跟住大人住囉…

彭： 個時我哋喺意大利英堂讀書（訪1：意大利英堂？）Italian Convent，佢（葉）喺聖保羅男校…

訪1：男保羅，哦，咁不如我哋又講吓你哋細個嗰時，喺聖士提反堂啲生活㗎

彭： 佢做詩班嘅，你係咪呀？（葉：有。）

訪1：你唱邊個部呀？

彭： 佢（葉）冇咁大聲㗎…

牧師： 下面一樓呀呂智信你哋知道未呀？

訪1：知道呀，一陣同你哋傾完偈再同佢傾…

會： 佢喺呢度住嘅，不過唔同層樓…（葉：佢二樓呀。）

彭： 你話下面係少年部呀？

葉： 因為鍾仁立牧師係聖士提反堂主任牧師，我哋屋企人呢，得我同葉西山兩個，住咗喺鍾仁立牧師度，同啟義一齊…（訪1：直情同牧師一齊住？）係呀，二樓嘛…

訪1：你當時詩班時大概有幾多人呀？

葉： 我嗰時詩班有好多人呀。

會： 李補賜做指揮，詩班長又係佢啦。

葉： 咁李補賜……我哋又一路喺嗰度跟佢。

會： 佢哋嗰班呂智信呀，仲有個喺加拿大嗰個女仔，佢做嘢喺香港大學圖書館做，咩名話？（葉：伍冬瓊呀！）佢哋嗰班囉… 伍冬瓊又唔同我哋嗰班，高班啲，同我五家姐喺聖希利達讀嘅。

訪1：即係呢位伍冬瓊係…

彭： 而家喺加拿大

訪1：佢係詩班嘅？

彭： 係

訪 1： 咁通常詩班係唱咩類型嘅聖詩㗎呢？

會： 普天頌讚啦，頌主聖詩…（葉：係呀，紅色嘅。）後來先唱普天頌讚。

訪 1： 我都見過紅色版嘅普天頌讚，唔知喺聖馬利亞堂定邊度…（彭：我都有部。）

葉： 你識唔識瞿浩多？

訪 1： 係一位先生㗎嘅？

葉： 係一位教友…仲有個伍咩森呀？森哥…（彭：最近喺加拿大返嚟個咩呀？）
（會：兩夫婦嘅，教打字個個…）…

訪 1： 即係呢位瞿浩多就係詩班嘅？

彭： 係，詩班同少年部嘅，都係個班人。（葉：我哋嗰時最多人㗎啦…）

訪 1： 大概幾多人呀？有冇一百人？

葉： 有一百人咁多，不過大多數唔係喺度住嘅，嗰度有個婦人館[喺]附近…

訪 1： 係呀，頭先師母有講…

葉： 咁佢哋喺附近，你知森哥有個仔…

彭： 森哥嗰時看門嘅，佢個仔叫咩話？

會： 哦，吳森呀？個仔叫吳積善呀，仲有個第二仔吳為善呀。（訪 1：會吏長好好記性
㗎。）阿森哥就堂役㗎嘅，看堂呀。

訪 1： 你話堂役即係…

會： 門口個工友，舊時叫堂役㗎，而家叫工友啦。

訪 1： 堂役好聽好多，咁所以佢兩個仔都有喺聖士提反堂嘅？

彭： 佢兩個仔都有詩班呀、又少年部嘅。

訪1：咁通常少年部做啲咩㗎？打乒乓波？

彭： 佢（葉）有參加，我有參加。

會： 大家愛好唔同㗎嘛。聖三一堂呢，我以前出身之前，我’ 51 年按立，被派去第一間堂就聖三一。啲青年打乒乓波第一，個個都有個乒乓波板插喺個褲頭，週圍聊人打乒乓波嘅，哈哈…

彭： 永豪嗰班人咪打乒乓波大㗎囉，佢哋喺聖三一堂。

訪1：夏永豪而家做校長啦，吓嘛？

彭： 退咗休添啦。（牧師：我喺聖三一堂做副牧師之前呢，夏永豪係青年部啲會友㗎。梁熾靈開始都係少年部嘅。

訪1：但係聖三一堂定聖士提反堂？

彭： 聖三一堂嘅。…梁熾靈牧師，而家咪幫保羅堂囉。

會： 梁熾靈嗰陣呀都喺聖三一堂嘅青年部。我喺聖三一堂做副牧師時，梁熾靈成日擺住個乒乓波板喺褲頭週圍聊人打乒乓波。

訪1：其實嗰時聖士提反堂同聖三一堂呢，會唔會好多交流呀？

會： 過來往唔係好多㗎咋，各堂之間個聯繫好少。

葉： 多數喺聖保羅嗰邊㗎嘛，聖咩堂中學讀書㗎嘛。（彭：聖保羅堂呢，啲人多喺聖保羅中學嘛。）喺聖保羅[堂]下底嗰度係咪，我都唔記得咩學校。

訪1：有中學咩？鐵崗嗰度？

葉： 係呀，鐵崗。（牧師：咪聖保羅書院囉，唔係中學㗎，係 College。）

彭： 第一個聖保羅書院就喺會督府度開嘅。

訪 1：嗰時聖保羅書院就喺中環主教府個度。

會： 最初喺會督府，就係間神學院。(訪 1：明華神學院。) 就嗰度，藍色嘅個座樓。

訪 1：哦，即係話當時聖士提反同聖保羅書院其實差好遠㗎，(註：葉分開訪問) 咁以前就唔係喺隔離嘅，咁但係聖保羅書院嘅人多唔多嚟聖士提反堂呢？

彭： 都唔知㗎，因為我後嚟去咗天主教讀書嘛，因為我喺聖士提反堂住啦，一上去堅道就意大利英堂，所以我就喺嗰度讀。我初初喺尖沙咀住呢，我就係聖馬利 St. Mary 度讀嘅，後尾搬咗嗰度就 transfer 咗去嗰邊。讀讀下收尾我二家姐又去咗尖沙咀做嘢，我又搬番去尖沙咀住，又轉返去聖馬利讀。到第五年級，嗰時 Class Five，我就想入天主教，咁我爸爸係聖公會牧師嘛，就即刻拉咗出嚟，入咗庇利羅士就讀到完，後尾又參加喺 Queen Mary 做護士。(訪 1：哦，我媽咪都係護士㗎㗎，佢係 QE 呀。)

我…Queen Mary's，好複雜呀，因為嗰時佢一拉我出嚟我就有辦法啦。我有啲表姑姐，舊時喺大埔我表姑媽啲兒女都入晒 St. Mary's 呀，所以佢哋入我又入咗，但係我大表姐就做咗 nun 呀。…但佢其他啲妹喺大埔住，都係 St. Mary's，咁佢哋入我又入 St. Mary's，因為我又喺屋企，我二家姐喺北京道景昇戲院隔離度住，咁我一行過去就係 St. Mary's 啦，讀到 Class Five 就轉咗去庇利羅士，讀完之後，我哋全班有七個人一齊 join 咗 Queen Mary 嘛，校長咪通知嗰邊話我哋有七個學生想入，佢哋考都有考我哋，個個就入晒去啦。

訪 1：你意思係小學嗰時校長就同 Queen Mary 講話俾你哋入去啦？

彭： 咁我哋喺 Queen Mary 一路做到差唔多最尾嗰年預備考試，咁日本仔嚟。本來我哋可以廣華醫院讀埋佢嘅，㗎㗎日本仔捉我，因為我表姐夫黃中分，係孔祥熙嘅法律顧問。咁佢哋啲日本軍官認得㗎，咁我哋住緊寶光道嗰度，係我哋自己屋。咁我哋上天棚影相…定唔知做咩。我阿婆嗰年六、七十歲啦，佢又有理佢。佢話搵我，咁我家姐就九龍醫院護士畢業…佢走出嚟著藍衫為人打針㗎㗎。日本仔嚟話要捉我，就搵人通知禮拜堂。嗰陣有個 Canon Rose，佢太太 Sister Rose 呢瑪麗醫院護士長㗎㗎，另一個護士長係 Sister 嚟，佢話佢聽叫我即刻走。通知我換衫，同工人借咗啲衫，搽面…亂晒籠，咁我就走啦。

日本仔嚟嗰陣我有錢呀，以前我有四十蚊一個月，日本仔嚟我哋就有錢啦。後尾 Sister Rose 唔知喺邊度搵到二百蚊俾我，叫我快啲走。㗎㗎嗰時 Father Ryan 華仁校長同另外三個神父，咁有啲係 Scotland…Scottish 嘅，佢哋就唔駛走。係 English(英格蘭)就要入集中營，Scottish 就唔駛入，Irish 又唔駛。咁佢哋有四個神父走，女

人有 Mary Knott 有個 Sister 叫 Mary Channel，佢又走，同埋我一齊。佢係 Portuguese，佢就同我一齊。女人就我同佢，一路沿路都係我同佢兩個，所以（拿一條鍊）呢個十字架，係 Sister Mary Channel 俾我㗎，因為佢話佢就死喇。我同佢走嗰陣佢五十幾六十歲，佢話「你返轉頭我一定唔會再見到你。」所以就俾我，叫我記住佢。俾你睇…

訪 1：Sister Mary Channel 係天主教嘅 Sister 㗎嘅？

彭： 係呀，嗰陣天主教同基督教有所謂呀，佢話明我哋聖公會同佢哋一樣㗎，咁唔緊要，所以佢一路同我走，我哋兩個女人一間房，咁沿路走去到桂林，天主教嘅基地喺桂林。我哋喺梧州時有個 FAU, Friend Ambulance Unit，喺加拿大嘅人，佢組織一團有車接我哋走難，由呢度走到去重慶，唔駛錢嘅。夜晚由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呢，就有地方俾我哋住。我哋嗰時都唔識咩叫強姦，未曾聽過咩叫強姦。男人呢，隔離嗰張床瞓兩個男人一齊，我哋兩個女人一齊，頭頭尾尾咁。嗰陣都唔識強姦，根本就唔懂。所以一路走到重慶，唔係…桂林，咁跟佢哋走，我見唔駛錢又一路走啦，走到貴陽。何明華啦，佢喺貴陽大街聖公會，有間福音堂仔，聖公會擺晒喺度，我哋一見到聖公會就走入[去]。其他大學生話「你走我又跟住去」，咁走難嘛，後尾佢哋全部都招呼我哋㗎，唔理你咩教啦。走到嗰度，夜晚喺嗰度瞓，女人一齊、男人一齊，咁到貴陽個牧師，叫做…昨日仲記得，佢就係我大哥喺聖約翰大學個同學。（訪 1：上海嗰個？）係，我大哥喺嗰度讀，朱榕基呀…成班同學㗎嘅，咁佢本來…，叫做張漢中牧師…大概係咁。

訪 1：所以當時同聖士提反堂就有咗聯繫啦，走難時…？

彭： 冇晒，咁我以後就有…，大家姐同姐夫好似去咗紐西蘭嘛。

訪 1：即係鍾仁立牧師同大家姐就去咗紐西蘭？

彭： 係呀，收尾佢啲子女都喺紐西蘭讀書。

訪 1：咁你哋點返嚟香港？幾時返嚟㗎？

彭： 我打完仗後好耐先返嚟香港。我後尾到重慶，我就喺 American Red Cross 做嘢嘛。就唔係做護士，做嗰啲…佢叫 correspondence 呀，譬如你有個親戚喺戰地失咗蹤，冇消息，佢就叫我哋話佢住喺邊度，我哋就打字去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派人去搵，冇消息呢就話俾我哋知，我哋就通知家長、屋企，咁樣嘅。等佢唔駛兩頭掛咁，舊時好得意…

訪1：咁所以你細個喺聖士提反堂，大概係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定六十年代㗎？

彭：唔知㗎…

訪1：你大概幾歲呀？

彭： 嗰時十幾歲咋，我而家都係八十幾，我 1925 年(出生)，你諗吓啦…

訪1：即四、五十年代啦…我諗，嗰陣已經係鍾仁立牧師㗎啦 (編者按：戰前，即 1941 年以前，三十年代才正確)

彭： 係，因為佢喺度我哋先去之嘛，佢係我大姐夫嘛。

訪1：所以就跟住大姐夫住咁？

彭： 係，因為我屋企喺星加坡，我哋喺度讀開書，所以我哋冇去星加坡。

訪1：所以就留咗喺香港，同埋住咗喺聖士提反堂。嗰時教堂係咪已經喺般咸道㗎啦？

彭： 係，般咸道喺上面啫，喺薄扶林道出入㗎嘛。

訪1：頭先講話聖保羅書院之前唔喺聖士提反堂隔離㗎嘛，咁嗰時聖士提反堂當時附近有咩學校㗎？

彭：…婦人館，唔記得…

訪1：冇問題，有冇印象你哋一齊返聖士提反堂㗎朋友仔佢哋係點嚟呢間教堂㗎呢？

彭： 呢啲我唔知㗎，我就唔同嗰啲人一齊傾嘅，因為我讀開天主教學校嘛，我又冇同佢哋交往，變咗我阿哥同佢多啲，因為佢參加少年部呀、主日學，我就冇㗎㗎。

訪1：咁你會唔會返崇拜？

彭： 有就有，不過好少啦，好奇怪㗎，後尾我去咗…我嗰時好鍾意天主教㗎，因為我一路讀開嘛，…唔記得咗，聖公會叫 Protestant，我讀嗰度天主教叫[Protestant heretics]，即當聖公會係叛教，所以我好少去嘅。我無乜去聚集㗎，我日日上課先念經先開始上課，所以我已經日日祈禱㗎啦，啲嘢就唔知嘞！

訪1：即係話當時天主教覺得聖公會係叛教徒，但阿修女到走難時，又覺得天主教同聖公會都係…

彭： 修女同我一齊，咁我話俾佢聽我係 Anglican，Anglican 就同佢一樣，佢就捉住我一齊嘛…

訪1：修女係 Anglican 嘅？

彭：修女係天主教，佢就認為 Anglican 都係佢哋嘅。

訪1：可能有唔同嘅睇法咁？

彭： 咁我哋咪一齊囉，所以 Father Ryan 一路有咩都跟埋我，好多時候我有錢呀，Father Ryan 出埋嚟。入佢個度條路好遠㗎嘛，有時佢會俾埋錢，佢橫掂都俾埋 sister 啦，俾埋我㗎喇，哈哈…詐詐諦諦。個陣時唔知道乜，求其俾咗錢就算數，我又唔問嘞，(笑)，我揸住二百蚊都不知做乜，一路去到重慶。

訪1：咁去到重慶個時，你話何明華會督嚟重慶呀？

彭： 係呀，何明華會督打理華南教區嘛，我去到重慶，喺貴陽我就已經搵返聖公會啦。江浩彰牧師喺度㗎，係 St John's 嘅，同我大哥同學。我聽到佢嘅名，就問佢係咪葉東山同學呀，佢話係呀，就留我喺度住一陣。收尾我話要走㗎…我要跟住。佢想留我喺貴陽發展啦，我話「唔喇…我跟住」，橫掂唔駛錢，上去行吓嘛。我真係有機會嘛，咁我上到重慶，喺 American Red Cross 有個好 senior 嘅 staff，叫容太。佢係一個醫生太太，我問佢去邊間 church，佢話「我呢度有間聖公會禮拜堂。」我話「我都係聖公會㗎。」(訪1：咁㗎？) 係呀，咁介紹咗我去張牧師，…而家佢個仔喺加拿大個間禮拜堂叫做，江海松？

會： 你講江漢璋吓嘛，張海松主教嚟㗎㗎！

彭： 係啦，個時佢未做主教，佢喺重慶間聖公會施恩堂主任牧師，個日佢哋接手，咁咁何會督去到，企喺度，預備睇人。我哋咁咁去到，見到我，佢叫我蓮愛嘅，佢話「蓮愛，你哋都嚟咗嘅？」佢哋又問我點識佢，咁我咪講晒俾佢哋聽，我屋企點樣。後尾我咪住喺個禮拜堂啲客屋，有幾間房俾人客住。後尾我咪喺 American Red Cross 做嘢。一路做，做到打完仗，咁佢要去上海做嘢，咁我話「唔駛錢去上海，坐下飛機都好㗎」，又跟住去，(笑) 有便宜冇蝕底嘛，咁我又跟住去上海囉。所以我喺上海又住咗一陣。我喺重慶嘅時候呢，我做 American Red Cross。之前呢先喺海關做嘢，Mr. Little 呀…海關總長，係美國人㗎嘅。因為喺內地個時

好少人識英文，咁我有時同佢翻譯呀咁。

海關做咗一輪，跟住我話我覺得啲…你唔係外省人？(訪答：唔係。)我覺得啲外省人好古惑呀…cunning，佢哋又好憎廣東人，你知嗎？我後尾就話「我唔做喇」，因為啲啲國立ㄟ嘛，所以我就話我走返去美國行做好啲啦，我都唔慣做呢啲。後尾咪喺美國紅十字會做囉，後尾佢哋飛去上海，基地喺上海，咁我咪跟住去上海。喺重慶海關嗰陣，又認識一位男學事姓黃嘅，佢屋企喺上海嘅，佢又[係]基督徒ㄟ，所以同我哋一班聖公會教徒星期日都會一齊祈禱嘅。嗰時有聖經ㄟ，自己求其記得啲就唸啲。後尾到上海，有個黃太，重慶個同事黃先生，佢話佢個太太同幾個細路仲喺上海邊條街，「你去到幫我搵佢睇吓佢咁點」，咁我去到搵佢哋，佢話「你住邊度？」，我話「唔知我住喺邊度ㄟ，我要搵禮拜堂先知ㄟ」，佢話「咁不如你住我哋呢度啦。」佢有三個仔，佢就搵個聖約翰大學嘅大學生，同佢三個仔補習。呢個補習先生呢，就浸信會嘅，佢就帶咗我去浸信會做詩班，我就去浸信會做詩班。

訪1：好好ㄟ，你幫到我哋好多，因為時間…

訪2：驚你哋都劫呀，今次佢哋唔清楚嘅地方呢，下次再返嚟同你哋傾吓偈，冇乜所謂…

彭： 嗰間婦人館幾時拆ㄟ？

訪2：同你 check 吓ㄟ，下次有機會，ㄟㄟ馬可叔講緊呀，都有提起婦人館呀，不過我就唔係好知，我返去 check check 先知。

彭： 舊時木樓梯咁ㄟ。

訪2：喺邊個位置呀？

彭： 禮拜堂呢度啦，呢度側邊，一排嘅，全部都係婦人館，一人一間呀，麥大姑呀…

訪1：你話有孔五姑同劉二嫂…

彭： 係呀，林二嫂，劉惠靈個阿嫲。(訪2：ㄟ呀，劉林二嫂嘛。)林二嫂，劉惠靈個阿嫲。(訪2：佢直情姓林嘅？)佢舊時肥肥ㄟ，我哋叫佢林二嫂

訪2：哦，唔緊要ㄟ，得啦，今日多謝你哋兩位，唔清楚佢哋再返嚟同大家傾吓偈，佢哋同呀葉南山傾偈，你呀哥ㄟ嘛…

彭： 係…

(訪問完)